

博杜恩与索绪尔的语言观探析

李侠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博杜恩·德·库尔特内和费迪南·德·索绪尔共同开创了现代语言学的先河。二人在语言的本质、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语言的静态(共时)与动态(历时)、语言的系统性等方面提出了相类似的语言学观点。本文从两位大师趋同的认识中把握语言发展的规律及其本质特征。

关键词: 语言的本质;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 语言的静态(共时); 动态(历时); 语言的系统性

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识码: A

19世纪的欧洲语言学是以历史比较语言学为标志的,后期青年语法学派兴起,把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推向新的高峰。当时的语言学界都沉浸在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中,但其中一些有识之士,他们对过去和当时的语言研究工作有着清醒的认识,在肯定历史比较语言学成就和长处的同时,也观察到它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局限和不足;他们对一些陈旧的、公式化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看法。总之,他们摆脱了当时历史比较研究的局限,为未来语言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这其中有一位著名学者不能不提,一位是长期在俄国执教并在俄国创建了著名的“喀山语言学派”的波兰语言学家博杜恩·德·库尔特内(Baudouin de Courtenay 1845-1929),而另一位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杰出语言学家、结构主义语言学创始人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Mongin de Saussure 1857-1913),其语言学思想标志着人类语言学史的一个伟大转折,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

相较于费迪南·德·索绪尔,博杜恩·德·库尔特内的学术思想长期没有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他的声名一直被埋没着。直到上世纪下半叶,国外语言学家逐渐认识到其著作中独创性的观点和富有洞察力的见解,并发现他的学术构想及展望与索绪尔有惊人、显著的相似。恰恰因为观点的相似,早些年学者们曾做出过有关两人交往的各种猜测,如今这些猜测已被后来的研究者所证实(参见屠友祥 2007)。在二者学术方面的联系这一问题上,我们不能因为博杜恩所处的时代先于索绪尔,就妄下断言,说索绪尔的多少语言学观点受到博杜恩的观点的影响,或者说索绪尔对博杜恩的哪些观点是知晓的。本文的任务是,将二者相对应的观点加以比照分析,从两位大师趋同的语言观点中窥探语言发展的规律及其本质特征。

1 语言的本质

博杜恩认为分析任何语言现象都应首先从心理因素着手,“人类语言的本质完全是心理的。语言的存在和发展受纯粹心理规则的制约。人类言语和语言中的任何现象,都同时又是心理现象”(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е 1963: т.1, 348)但语言存在于社会中,人的心理的展开也只有通过与其他人的交流才能进行,因此博杜恩将语言界定为“心理—社会的科学”。(Baudouin 1972: 139)同样地,在索绪尔看来,“语言中的一切,包括它的物质的和机械的表现,比如

声音的变化，归根到底都是心理的”，（索绪尔 1980：27）同时，语言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它不受个人意志的支配，是社会成员共有的，因而语言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

二人不同之处体现在对待语言的生理性和物理性的态度上，博杜恩认为语言的“生理性和心理性并举”。（屠友祥 2007：97）“他明显注重声音的生理学特性，将语言视为肌肉和神经正常活动听得见的结果”，（屠友祥 2007：83）“声音的物理特性与它们在语言心理机制的差异，在本族语言说者的感觉（直觉）中反映出来”。（Baudouin 1972: 116）总之“语言机制中的物理和心理两方面的相互矛盾又相互制约的特性在博杜恩和他的追随者那里一直具有现实性”。（Кондрашов 1979: 99）而索绪尔对待生理性的态度是“语言学要求发音生理学作某些解释，……我们将可以看到，语言的本质跟语言符号的声音性质没有什么关系，”（索绪尔 1980：27）就连语言符号的能指部分——音响形象（声音），索绪尔都认为它“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声音的心理印迹”。（索绪尔 1980：27）而谈到物理性，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谈到了语言学和许多毗邻学科的关系，唯独没有谈到语言学和物理学的关系，因为他把语言学中的一切，连它的物质的机械的表现都看作是心理的”。（索绪尔 1980：27）可见索绪尔认为语言本质上是非生理性、非物理性的。

在我们今天看来，任何一种语言符号的都离不开其物质基础——生理上的发音机制和声学上的震动属性。但我们也不能只看到语音的物质形式，这样会使我们陷入“机械主义”的泥潭中。“语音最重要的本质并不在于它的物质基础，而在于它在特定语言系统中的‘辨义功能’。就‘辨义功能’而言，归根结底不能脱离语言使用者的主观认识能力，索绪尔把语言符号的‘能指’看成是心理上的‘音响形象’，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宋宜 2004：42）但“音响形象”终究脱离不了它的物质基础，抽离了物质基础研究语言又会使我们陷入“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泥潭中。此外，语言当然是一种社会现象，但它又不得不以个人的言语为依托、为载体。看来“如果说索绪尔在语言符号的定位方面存在着严重问题的话，也只是表现在其‘社会心理’的符号上，即把符号的‘声音形式（能指）’和‘语义内容’（所指）这两个方面都定位为社会心理的东西”。（宋宜 2004：47）因为不管你持什么观点，语言总是存在着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声音形象和发音动作、语音和语义、言语是个人的活动，而语言却是社会的体制。

2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

博杜恩是最早认识到语言符号任意性的学者之一。他在《论人类语言的进化过程》（*Vermenschlichung der Sprache* 1983）一文中写道，“词同必然性是格格不入的。他们现在的用法仅仅是由于各种偶然因素所使然。……人类语言中的词，绝大部分不过是偶然产生的符号……而且这种偶然性正是语言的典型特征”。（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е 1963: т.1, 261）显然，博杜恩这里所说的偶然性跟后来索绪尔提出的任意性基本相同。对于索绪尔来说，其“语言符号的本质菁华在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裴文 2003：187）任意性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被索绪尔称之为语言符号的“两个头等重要的特征”之一、“第一原则”。（索绪尔 1980：102）同时两位在看待什么是任意性（偶然性）方面也很一致。博杜恩认为，“……我们所说的偶然性并不是绝对的，而只限于同特定语言相联系的概念的范围之内”。（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е 1963: т.1, 262）索绪尔所理解的任意性是指构成语言符号的两个方面——“能指（音响形象）和所指（概念）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索绪尔 1980：102）

与博杜恩相比，索绪尔的任意性理论已初成体系，他不仅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了“任意性”、“相对任意性”、“相对可论证的”等术语，而且还在《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使用专门的章节详细地讨论了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的关系。（参见索绪尔 1980：102；2007：97）索绪尔的结论是“一切都不能论证的语言是不存在的，一切都可以

论证的语言，在定义上也是不能设想的”。（索绪尔 1980：184）可以说“任意性”在博杜恩那里只是原则性、纲领性地提及，而在索绪尔这里“任意性”已是系统性、理论性地阐释了。

如今，语言学界对语言符号的本质到底是任意的还是象似的（有理据的），任意性与象似性（理据性）的关系如何的争论十分激烈。很多学者质疑甚至全盘否定博杜恩和索绪尔共同主张的语言符号任意性本质。限于篇幅，本文对什么是任意性、什么是象似性（理据性）不再展开论述。仅就此问题提出两点看法：

1) 语言学界似乎有一种偏见，认为只要提到象似性就是反对索绪尔的，反之亦然。其实索绪尔本人从来都没有否定过象似性（相对任意性、可论证性）的存在。他指出，“符号任意性的基本原则并不妨碍我们在每种语言中把根本任意的，即不能论证的，同相对任意的区分开来。只有一部分符号是绝对任意的；别的符号中却有一种现象可以使我们看到任意性虽然不能取消，却有程度的差别：符号可能是相对地可以论证的”。（索绪尔 1980：181）继而他认为“相对任意性和绝对任意性都是任意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岑运强、李海荣 2005：28）

2) 目前学者所研究的任意性与索绪尔规定的任意性已不完全相同。就任意性的两个方面能指和所指来说，索绪尔指的是音响形象和概念，但是在学者们的研究中相当于能指的术语有声音、语音、符号、音、名称、名、命名和词等，相当于所指的有意义、语义、义、事物、现象、客体、客观事物、现实和思想等。每个人研究的出发点不同，术语的内涵也不尽相同。“因此，我们无论是批判还是拥护索绪尔的任意性原则，都必须分清对象，要以‘尊重索绪尔任意性的内涵’为第一前提。”（岑运强、李海荣 2005：29）

3 语言的静态（共时）与动态（历时）

博杜恩“第一个论证区别了语言的动态（历时）和静态（共时）两方面”，（Кондрашов 1979：98）“语言中没有静止不变的东西。……在语言中也像在自然界中一样，一切都在运动着，一切都在变化着。静止、中止、停滞只是表面现象。这是在最低限度变化条件下运动的个别情况”。（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е 1963：т.1, 349）而语言现象之间的联系，不仅存在于异时的历史发展之中，同样存在于静态的语言状态之中，“喀山人（博杜恩）认识到两种方法（静态和动态）各自的独立性和特点，即一方面要研究语言现象，它体现在该语言状态的每个时间点上，另一方面研究语言的变化，它体现在人们很多个世纪以来世代代说该种语言的历史中”，（Кондрашов 1979：98）可见，博杜恩认为语言研究应包括语言的静态方面和动态两方面，而且两个方面联系紧密。

索绪尔当然也明白语言的绝对变化，恰恰因此，他认为语言研究从本质上是共时研究。“索绪尔并不反对纵横交错，他只不过认为，一是纵横交错没有什么价值，二是做不到。他看到了语言有比较稳定和演变的两个方面，但是认为语言的共时、静态反映了语言的系统和原则，是语言的本质”。（于根元等 1997：19）索绪尔指出，一切研究价值的科学都具有内在的二重性，必须区分两条轴线，涉及同时存在的事物间关系的同时轴线和事物在时间中的变化的连续轴线。但是一个作为价值系统的语言结构必须是同质的关系系统，要素的价值取决于系统的状态，而不取决于要素的历史。“在他看来，同时性等同于价值、状态，静态的现象显示了语言的一种价值和另一种共存的价值关系，语言学家对产生这种状态的历史性的来源应不予考虑”。（索绪尔 2005：26）“因为对说话的大众来说，它（共时）是真正的唯一的现实性”。（索绪尔 1980：130）总之，博杜恩认为既要静态与动态加以区分，又要承认它们之间的联系，而索绪尔认为共时与历时“在原则和方法上对立”，（索绪尔 1980：130）必须加以区分的同时将语言研究锁定在共时平面上。

在我们今天看来,“语言既是一个历时的系统,又是一个共时的系统。共时系统是历时系统演变的结果和开端,其相对稳定性是语言交际功能的保证”。(于根元等 1997: 25) 19 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只看到要素的演变。20 世纪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用纯静止的观念描写语言现象,也有局限性。共时态和历时态彼此独立又相互依存,历时语言学和共时语言学可以互为前提,彼此促进,既不能混同,也不能偏废。它们应统一于语言研究的整体中,横向和纵向任何一方研究不足都会影响到语言研究全貌。“以运动的眼光来研究相对静态取下来的词、句、语法、语音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用比较静态的表现方法,有时候是为了方便,但是不要简单化”。(于根元等 1997: 25) 这样看来“博杜恩对静止(共时)、动态(历时)两个概念的理解要比索绪尔深刻”。(Колесов 2001: 325)

4 语言的系统性

博杜恩是最早提出语言系统性概念的学者之一。“博杜恩·德·库尔特内也很强调语言的系统性,他把语言看成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组成的系统”。(赵日新 2005: 399)他指出语言是其组成部分的总合,他区分了语言组成的三个方面:(1)外部方面,也即语言的语音方面;(2)语言之外的方面或语义(他称之为语义表象)方面;(3)形态方面。语言总体的各种成分在不同的层次中有机地相互联系。博杜恩的学生克鲁舍夫斯基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系统观,明确地提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在语言系统中,它的结构成分是按规则互相联系的。联想规则是语言系统产生的基础,他分出了两种类型的联想:类比性联想和邻接性联想。前者是在词的音响形象共同性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是词或词素在语言系统中的共存或并行关系。后者是在词的意义共同性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是词或词素在较大结构中的相邻或毗邻关系。两类联想规则规定了词在语言系统中的位置。

索绪尔也强调语言的系统性,他认为语言是一个价值系统,语言单位都是这一系统里的成员,本身是什么,要由它在系统里所处的地位决定,也即由与其他要素的关系来决定,这地位和关系就是它在系统中的“价值”。语言中的关系有“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两类:句段关系指语言系统的不同单位在运用中可以连续出现的直接关系;联想关系由心理的联想而产生,指语言系统中具有共同特征的单位在心理联想中可以替换形式的间接关系。我们发现,克鲁舍夫斯基“类似性联想和邻接性联想与索绪尔的联想(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有相通之处”,(威雨村 1989: 14)此外,“博杜恩还将人的智能列入系统性中”。(Шулежкова 2005: 158)

语言的“系统性”虽不是二人首次提出,但二人强化了“系统”在语言学中的地位。“‘系统’学说使语言学成为像政治经济学等其他学科一样有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独立学科,奠定了语言学真正成为科学的基础”。(鲍贵、王立非 2002: 11)“系统”的引入是博杜恩与索绪尔对语言学的一大贡献。总地看来,索绪尔所理解的语言系统是把历史在某一时间点上横切所得到的横断面,处在横断面上的是从个人言语中抽象出来的、具有社会特征和心理特征的语言,博杜恩所理解的语言系统则是具有横断面和纵断面的整体,横断面上是处在某一时间平面上的具有社会性和心理性的语言,纵断面则是历时的具有个体性和生理性的言语。也许正因为如此,Stankiewicz 认为,“博杜恩更具开创性,更经得起时间检验”。(Stankiewicz 1972: 7)

以讨论、列举的只是索绪尔与博杜恩“思想深刻而内在的相似”的主要几点,需要指出的是,二者观点上的趋同决不仅限于以上几点,如二人都强调应严格区分语音和字母;二人都重视采用类比的方法研究语言现象;虽然博杜恩没有提出明确的术语,他同样认识到区分语言和言语的必要性。此外,在音位学领域,博杜恩是公认的现代音位学的创始人,而近年来索绪尔音位学方面的成就也为学者们认识到,二者观点也不乏一致的地方。正如

Stankiewicz 所说,“这不仅仅是观念的会合与趋同的结果:博杜恩密切注意同时代的语言学文献,视索绪尔为语言学理论上的真正创新者,而索绪尔的论著与博杜恩的思想有深刻的内在相似性、《普通语言学教程》某些段落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博杜恩的表述,还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共同的事实和原则,而不同的强调点与解决方法则使他们提出了不同的语言学问题”。(Stankiewicz 1972: 4)正因为如此,我们说博杜恩·德·库尔特内与费迪南·德·索绪尔共同开创了现代语言学的先河。

参考文献

- [1]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 И. А. 1963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по общему языкознанию[C]. т. 1,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 [2]Колесов В. В. 2001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M].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СПбГУ.
- [3]Кондрашов Н. А. 1979 История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учений[M]. Моск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е.
- [4]Шулежкова С. Г. 2005 История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учений[M]. Москва: Флинта.
- [5]Baudouin de Courtenay 1972 A Baudouin de Courtenay Anthology[A]//The Beginnings of Structural linguistics[C]. Stankiewicz Edward (ed. and trans.) . Bloomington &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6]Stankiewicz Edward. 1972 Baudouin de Courtenay: His Life and Work[A]//A Baudouin de Courtenay Anthology: The Beginnings of Structural Linguistics[C]. Bloomington &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7]鲍 贵、王立非 2002 对索绪尔语言系统价值观的诠释与思考[J], 山东外语教学, 第 3 期。
- [8]李海荣、岑运强 2005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研究评介[J],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 第 12 期。
- [9]裴 文 2003 索绪尔: 本真状态及其张力[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0]戚雨村 1989 博杜恩·德·库尔特内和喀山学派[J], 中国俄语教学, 第 2 期。
- [11]宋 宜 2004 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发微[M], 成都: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 [12]索绪尔 1980 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3]索绪尔 2007 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屠友祥译)[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社。
- [14]屠友祥 2007 索绪尔与喀山学派: 音位的符号学价值[J], 外语学刊, 第 3 期。
- [15]信德麟 1990 博杜恩·德·库尔特内的生平和学说[J], 外语学刊, 第 1 期。
- [16]于根元等 1997 动态:语言的本质(上)[J], 语文建设, 第 8 期。
- [17]赵日新 2005 从系统思想看索绪尔的语言学说(《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6 年第 2 期)[A]//索绪尔研究在中国[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A Contrastive Study on the Linguistic Views of Baudouin and Saussure

LI Xia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Ab stract: Baudouin de Courtenay and Ferdinand-Mongin de Saussure initiated the modern linguistic science. They have common views in many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such as the essence of language, the arbitrariness of language signs, linguistic diachronic (dynamic) and the synchronic (static) properties and the language systematicity. The article aims to find the rules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its essential features through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two linguists' analogous views.

Key words: language essence; the arbitrariness of language signs; linguistic diachronic (dynamic) and the synchronic (static) properties; language systematicity

收稿日期: 2008-02-1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方语言哲学与俄罗斯当代语言学”(项目批准号: 05JJD740181)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侠(1981—), 女, 黑龙江人,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俄语语义学, 普通语言学。

[责任编辑: 彭玉海]